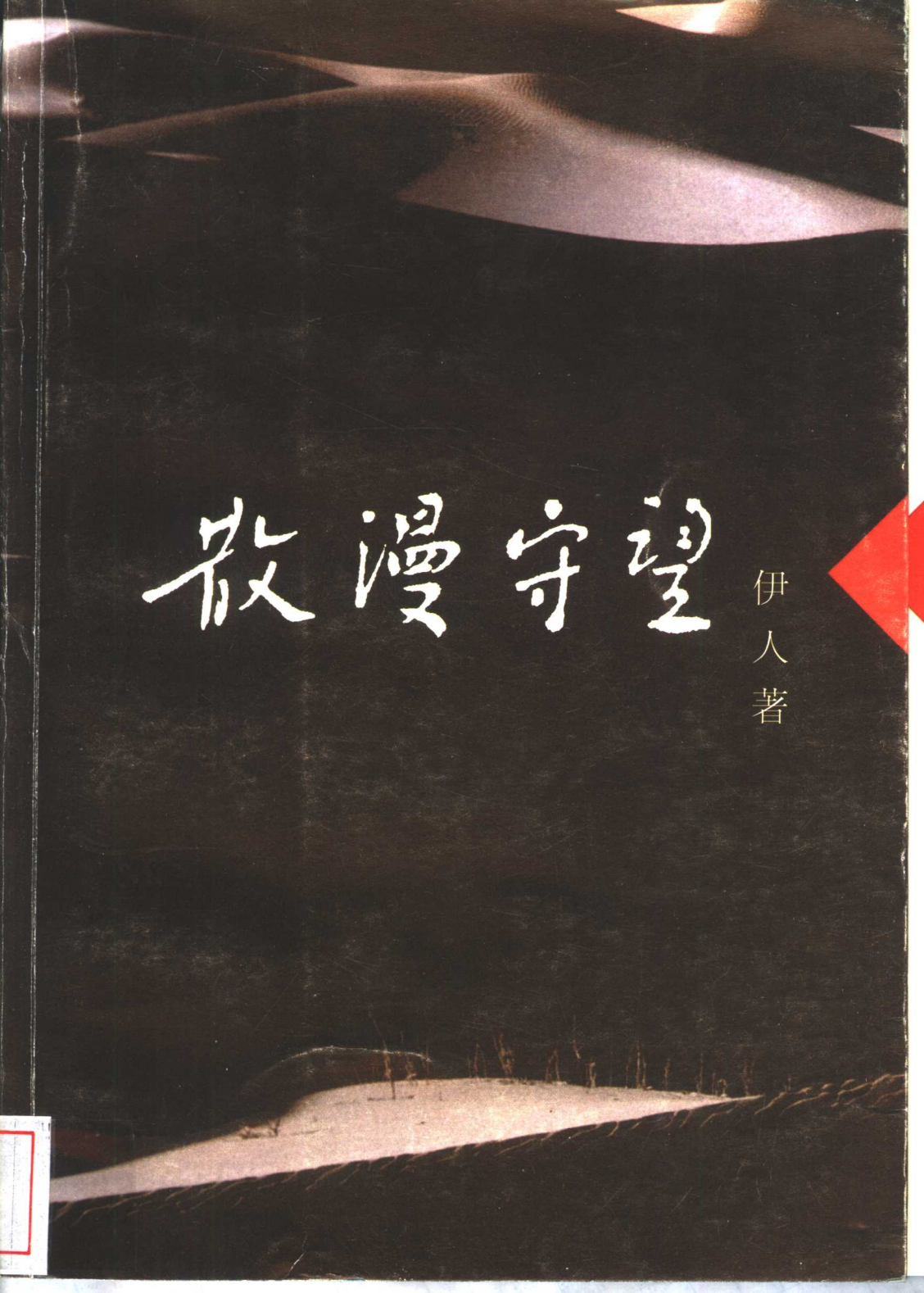




散漫守望

伊人著

散漫守望

伊人

文匯出版社

散漫守望

——自序

中学生霍尔顿头脑里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那天，他向妹妹老菲苾透露：

“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里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

老菲苾没接他的话茬，大概她觉得老哥这想法太幼稚了。但对塞林格来说，这想法不仅重要，简直可以说是经典，因为他那成为名著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书名就是由此而来。对于霍尔顿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诠释者想必不少。不过，我敢肯定，立意最高的诠释者是在我们这

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文本译者向我们阐释：这“说明作者有点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来的那样，尚有‘救救孩子’的想法”。我很佩服译者先生如此“微言大义”。然而我还是有点怀疑，小说里的霍尔顿以及作者塞林格，是否想得真有这般庄严和崇高。

笔者虽然从没像老霍那样，想象“麦田”、“悬崖”什么的，但头脑里也曾有过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如今，不怎么“天开”了（因为早就不是中学生了），可“异想”还有一些。哪一天连“异想”都彻底消失，那就该宣布本人“脑死亡”了。

2

对我而言，“异想”可以说是一种大脑“有氧运动”；而懒于或放弃“异想”，那就等于使自己的大脑处于“缺氧”状态。经典上这么说的，权威是这么讲的，自古以来这么认为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无论面对什么，“异想”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人类有形形色色的“异想”，世界才显得生动、有趣，生气勃勃，斑斓多姿。

有学者说：“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我这本书里有一些“异想”，但大致看来，也可以说是“在常识的基础上异想”。因为本书不是魔幻小说或灵怪志异，所以不能“异想”而且“天开”到摆脱理性和常识的根基。读者诸君若是耐心地阅读书中的文章，就会发现，书中的有些“异想”，其实谈说的是一些平常的或正常的道理，不是要离弃常识，而恰恰是为了“回归常识”。笔者跟已故的王小波有一种“志同道合”之感，缘由之一就是：不以谈说“庸常之道”为耻，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本书中的“异想”，只是本人头脑中的“异想”显映于纸上的一部分。还有些“异想”没有形诸笔墨，不怪别人，首先要怪自己慵懒、懒散习性。一般情况下，我倒是更愿意懒懒地异想着或守望着。这种状态，还有别种形容的好词，叫做“散淡”。“散淡的人”，真是风雅、飘逸得多了。但如此好词还是奉让给需要或合适的人选，自己且取介于“懒散”与“散淡”之间的一个词——“散漫”。书名故曰：散漫守望。

将驳杂的文字粗粗归成几堆，每堆中从首篇里抠出个词来聊为章目，如：《从告密说起》，《然后是闹剧》，《然后是辫子》，《然后是酋长》……唉，这又是懒散、散漫的一个证明。

目 录

散漫守望——自序/ 1

从告密说起/ 1

关于告密和告密者/ 3

可怜的鱼保家/ 14

荆轲、恐怖主义及其他/ 18

关于海瑞的断想/ 28

“三年自然灾害”辨正/ 34

说说带“刺”民谣/ 55

鲁迅中了“埋伏”? / 71

不伦不类的归类/ 82

然后是闹剧 / 87

悲剧倏忽成闹剧

——垓下最后的黑色幽默 / 89

孔氏圣裔“晚育”现象刍议 / 93

孔融四岁、十岁、十六岁…… / 97

路粹的帮凶刀笔 / 102

宣姜这个女人 / 107

登徒子“好色”乎？ / 112

附：楚王见登徒子妻 / 115

说说“金砖”外的刘秀 / 118

有福的包龙图 / 125

权力场上的徐阶 / 132

秦始皇帮了孔子儒学 / 140

然后是辫子 / 149

辫子，辫子，还是辫子 / 151

“圣之时者” / 157

然而，我还是厌恶 / 160

乾隆的“暗杀”工程 / 164

乾隆的悖论 / 167

乾隆：“文字狱”巨擘 / 171

然后是酋长 / 177

蚩尤酋长 / 179

多彩多姿的炎帝神系 / 188

大禹和勾践的面相 / 195

涂山女的咏叹 / 197

桃和苹果之遐想 / 202

寻找沙丘 / 211

然后是拷贝 / 225

历史拷贝? / 227

寂寞的宋应星 / 230

宋应星与狄德罗 / 233

高人未必有高见 / 237

“庄子戏妻”与“子见南子” / 239

李斯尚有另一“书” / 242

试解嵇康“死因”之谜 / 245

金圣叹的厚道和刻薄 / 248

令庄士敦困惑的“脸面” / 251

后宫的血雨腥风 / 254

然后是回家 / 257

奥德修斯回家之后

——对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省思 / 259

薛平贵回家之后/ 265

附：远方来了个“薛平贵”(朱健)/ 270

薛平贵从远方来？/ 274

永远的“灰姑娘”/ 280

亨利八世情书/ 284

一本“十分不公正”的书/ 287

智者培根/ 290

“人间喜剧”外的悲喜剧/ 293

手拿“搅屎棒”的怪才/ 297

4

然后是讨伐/ 301

“讨伐者”卡逊/ 303

读《拿破仑与隋那》/ 307

乡村医生琴纳/ 310

死亡工厂/ 313

证言之书/ 316

5月10日这一天/ 320

十六岁的瓦尔特/ 323

红色少女日记/ 326

读季米特洛夫日记/ 332

再读季米特洛夫日记/ 336

最后是玩笑/ 341

这玩笑开大了/ 343

索卡尔的玩笑/ 346

闲读笑话/ 349

汪曾祺也有“火气”/ 353

期望很难乐观/ 356

曹锦清与乡村调查/ 360

一本让人两眼湿润的书/ 365

也来“寻找”/ 369

《还吾庄子》初读/ 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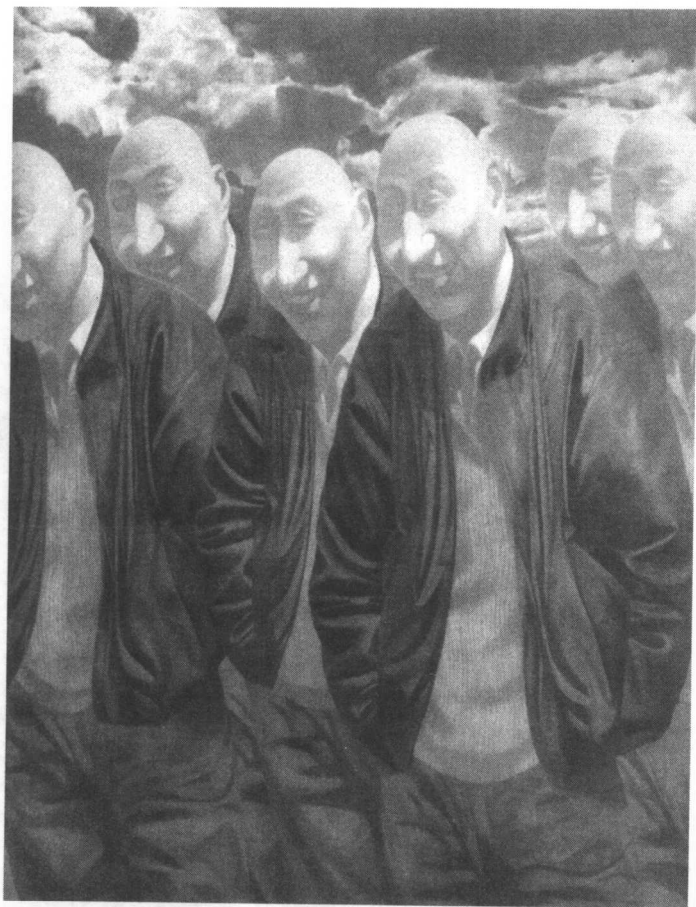
“玩”而优则书/ 376

谁在畅销/ 379

闲读片思/ 382

后记/ 387

从告密说起



关于告密和告密者

(一)

1973年夏天，胡绳被“解放”，从干校回到北京，欣喜之下，援笔写了一首《过天安门》，诗云：

“……闻说妖气靖，贪看城阙新。夜来灯似昼，覩面尽相亲。”

满以为回京后“覩面尽相亲”的胡绳，料想不到竟遭遇了告密者。

当时，胡绳给安排做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由纪登奎领导。学部里有一个干部是胡绳从前在重庆时的同事，他过几天就到胡绳家里来谈一次，说些学部的派别斗争情况之类。胡绳只是听，听完一声不响，那人也就走了。这样谈了多次以后，有一天胡绳实在忍不住，对他讲了一通意见。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纪登奎见到胡绳忽然问他：你怎么对学部的人发表三千

多字的讲话？胡绳猛然一听很吃惊，然后想起就是那位同事干的好事，便向纪登奎说明了事情的原委。纪登奎笑着说：“人家将你的谈话记录下来，送到江青那里，江青说他不管，将记录交给了我。”纪登奎没有理这个小报告，还告诉胡绳一个“窍门”：不能单独同一个人谈话，一定要有个第三者参加，以防不测。……（见郑惠《师门忆语》）

显然，那告密者密呈的“谈话记录”，在江青眼里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若是有利用价值，她是不会不利用的；——因此也就懒得费神，将它打发给了纪登奎。而纪是尚有正常判断力的人，而且看来对胡绳也比较信任；结果遭遇了告密者的胡绳便有惊而无险。

4

那个告密者，四十年代在重庆跟胡绳同事，也该算是“革命老同志”了；倘若他尚健在的话，如今当然也已是离休干部。当年他为什么要对“老战友”干那样的下作勾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态？……从事情经过来看，告密者显然是有心机、有预谋、有技巧的；然而，他非但告密以邀宠不成，还落得个原形毕露，这恐怕是他怎么也没盘算到的。

（二）

胡绳这次遭遇告密者，几乎毫发未伤，如果说不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视之为罕有的个案。对于大多数遭遇告密者的人们，恐怕就不会都有如此的幸运了。

据罗点点（罗瑞卿的女儿）《红色家族档案》一书记述，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当年都曾遭遇了告密者。1963年郭世英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一个很有思

想的青年；他和三个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名为 X 的小组，进行认真的哲学思辨，讨论一些“有挑战意味”的问题。班里有个同学，其父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地步；郭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时时予以帮助，跟他交谈得也较多。然而，就是这个同学后来检举了郭世英和 X 小组。厄运随即降临到 X 小组学生的头上，他们被定为“反动学生”，其中三人被判刑，郭世英被送去劳动教养。“文化大革命”中，已在农业大学的郭世英，因 X 小组案及劳动教养的“前科”又给抖露出来，被造反派严刑拷打、折磨而惨死。郭世英的弟弟郭民英酷爱音乐，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院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学院的一个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有的干部子弟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洋古”，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郭民英虽没有像他哥哥那样被“抓”成反动学生而去劳动教养，却也身心交瘁，沮丧地离开了音乐学院。他的父母向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求助，使民英进了海军部队。“文革”开始后，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的精神陷于深刻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终于以自杀以求得永远的“解脱”。

罗点点感叹说：“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又说：“现在想来，民英和世英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稍微有点浪漫气质和独立思考习惯的人罢了，他们的道路竟会因此而特别艰难，命运也因此而特别悲惨。”

在“郭老”这棵大树下的郭氏兄弟尚且如此，一般没有显赫

背景的小民，若是遭遇到告密者，其命运更是可想而知了。青年工人李九莲所遭遇到的告密者，是她高中时的同学，又是她的恋人。1969年2月，她给正在部队当兵的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对“文化大革命”表示怀疑和反感，说“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又说“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在信的最后，她嘱咐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然而，她心目中的这位“同学加恋人”，却硬是出卖了她，他认为此信“很反动”，立即将信呈交上级。不久，李九莲就锒铛入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林彪事件之后，李九莲曾被释放，但后来又因所谓“反革命翻案”再遭拘捕，1977年12月惨遭杀害。（详见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很多年前看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那个形象丑陋、猥琐的“猩猩”，我们曾以为“告密者”大概就是此类角色。但严酷的现实生活告知我们远非如此。绝大多数的告密者是非职业的，而且往往就在人们生活的近距离中；他们一般也不会如“猩猩”似的贼头贼脑，好让人格外警觉；他们往往倒是显得热络相亲，甚至可以推心置腹，使人想不到要去对他们提防什么。郭世英对那个同学，李九莲对她的恋人，不正是因为觉得完全可以信赖，而不设防地说出真实的想法的吗？在过去那些风波莫测的“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中，告密者这种“暗器”，常常发挥出可怕的、致命的杀伤力。黄永玉有一首诗写道：

没有朋友，

告密者就没有食粮。

越是好朋友，

告密者才吃得脑满肠肥。

一个告密者走在街上，

身后的冤魂跟着一大帮。

一切都必须做得和真的一样，

你开心，

他替你高兴；

你难过，他陪你忧伤。

只要他看中你，

正直的同志无从提防。

脑子糊涂，他可以作启发。

记性不好，他可以搞备忘。

他耐心地、温柔地引导你，

过了奈何桥，

送你上法场。

(三)

罗点点的思考是比较深的，她说：“实际上，这两个告密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她当然不是想为告密的学生辩解和开脱，而是想说明发生在那两个学生身上的告密行为，不能仅仅从他们个人身上寻找原因。他们的告密行为，同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的指向导引，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发驱动，是不无关系的。或者说，他们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告密。

尽管如此，告密者毕竟还是有着不可抹煞的个人因素。要不，为什么其他“革命青年”没有去告密，而偏偏会是你呢？比如，那个告发郭世英的学生，他的出身是否造成了他的自卑、扭